

秋室學古錄

秋室學古錄卷一

重刻九靈山房遺集序

僕生平泊然寡所嗜好喜讀書輒以病止愛書畫亦頗
懲於玩物之戒惟於古人遺集篤嗜之勿衰尤加意於
未刊之本區區之意豈徒以矜儲藏亦欲延古人一綫
之緒耳邇年來得宋元人遺集不下五百種竊欲與同
志約剏爲刊書會以流通之尙未果也九靈山房遺集
三十卷浦陽戴叔能先生所著初得舊鈔於吳中前年
秋晤其裔孫某於吳山亟授而開雕焉予惟宋元以來

戴氏之以詩文名浙東者天台戴式之四明戴帥初浦陽則先生也顧石屏僅以詩名江湖間且有江右女子之議或者病焉惟剡源受業王伯厚之門學有本原差相後先而吾謂先生之品尤爲卓絕其詩文孤峭廉潔一洗當時萎茶之陋生當元季末造明祖龍興旁求遺彥此正文章華國千載一時之遇使其稍自貶損入侍帷幄吾知朝廷詔誥銘頌大手筆必有資其撰述者宋文憲不得專美一時矣而乃終已不顧屢避徵辟卒以瘐死若有不足以易此九靈一片石也者此其操行爲何如而謂其文章猶不免與燭火同滅豈理也哉先是

吾友仁和戴子肇姬其先系出浦陽先生蓋其遠祖嘗
欲謀授梓惜浮沈諸生閒徒有志而未逮今戴君於四
百年後網羅放佚頓還舊觀克誦世芬有足多者肇姬
聞之當必爭先覩爲快世有賢子孫聞戴氏之風者人
人思表彰其先世遺集余且不惜出所儲藏以供參互
考訂之助豈惟發潛德之幽光亦藉以慰區區好古之
素豈不大快嗟乎世固有擁厚貲以自肥而棄先澤以
覆瓿者其於戴君賢不肖何如也

感應篇重刻序

感應篇向列道藏宋理宗發禁錢命工刊布眞西山爲

之序李天錫爲之傳其流傳之首基也嗣後或爲箋疏
或爲圖解分章櫛句義縟文繁六百年來流本不一幾
於經典之尊然而流播愈繁崇奉益渺愚夫穉婦詫爲
神明奉爲蓍蔡而其貌儒者轉或以爲非先王之法言
往往弁髦置之吾謂此其見誠謬鑿而付梓流通者亦
未嘗不授人以口實也今之梓之者曰吾何樂乎爲此
吾將有所利也父詔兄勉師教友說無非爲富貴之階
梯而凶惡之悔懺者自持此譎鄙荒陋之說以號召世
人而欲其信從是猶欲其進而鍵之門欲其歸而閉之
豈所謂先生之號則不可也竊嘗習其文而繹之其辭

之掇拾而已哉按醫之有案實權輿於左氏傳太史公
魏晉以降多散見於史集至丹溪始有專書皆其門人
所日紀亦小說雜記之屬宋張季明作醫說十卷首述
軒岐以發其宗次列證治以窮其變又此編之鼻祖也
至於分門別類閒有未精審者是在覽者之鑒別不復
爲之更定舊本向有無名氏硃筆點定玩其評乙知其
於是道三折肱矣故竝存於簡端云庚寅三月

聊齋志異序

乙酉三月山左趙荷邨先生奉命守睦州余假館於郡
齋太守公出淄川蒲松齡先生聊齋志異請余審定而

付之梓嚴陵環郡皆崇山郡齋又多古木奇石時當秋
廳怒號景物峭竄狐鼠晝跳鴉獍夜噪把卷坐斗室中
青燈睒睒已不待展讀而陰森之氣逼人毛髮嗚呼同
在光天化日之中而胡乃沈冥抑塞託志幽遐至於此
極余蓋卒讀之而悄然有以悲先生之志矣按縣志稱
先生少負異才以氣節自矜落落不偶卒困於經生以
終平生奇氣無所宣洩悉寄之於書故所載多涉詼詭
荒忽不經之事至於驚世駭俗而卒不顧嗟夫世固不
乏服聲被色儼然人類叩其所藏有鬼蜮之不足比而
豺虎之難與方者下堂見蠶出門觸蠹紛紛沓沓莫可

窮詰惜無禹鼎鑄其情狀鑄鏤抉其陰霾不得已而涉
想於杳冥荒怪之域以爲異類有情或者尙堪晤對鬼
謀雖遠庶其警彼貪淫嗚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
苦矣昔者三閭被放彷徨山澤經歷陵廟呵壁問天神
靈怪物琦瑋僞佹以洩憤懣抒瀉愁思釋氏憫衆生之
顛倒借因果爲筏喻刀山劒樹牛鬼蛇神罔非說法開
覺有情然則是書之恍惚幻妄光怪陸離皆其微旨所
存殆以三閭侘傺之思寓化人解脫之意歟使第以嫵
嫩諾皋希蹤述異相姤美此井蟲之見固大鑒於作者
亦豈太守公傳刻之深心哉夫易筮載鬼史紀降神妖

祥災異炳於經籍天地至大無所不有小儒視不越几
席之外履不出里巷之中非以情揣卽以理格是憇憇
者又甚於井蠶之見也太守公曰知言哉遂書以爲序
安雅堂未刻彙序

萊陽宋君仁若輯其王父玉叔先生未刻遺集若干卷
介予門人某來求序余讀而歎曰甚矣哉先生之不幸
也先生早歲登籍中丁家難晚遭逆變燕秦越蜀遊歷
殆徧仕進齟齬卒未得如其志人爭惜之而吾謂此正
不足惜蓋不極天下苦硬之境不能道天下秀杰之句
昔龍門氏足蹟徧寰宇探九疑窺禹穴涉厯旣久退作

史記具瑰奇鬱淳之觀論者謂借助於山川者居多杜少陵值安史之亂閒關氛祲曾無虛日而避蜀逃秦諸作忠義激發亘古彌今然則當日所歷山川險要戎馬倥傯其所以增益先生者不少又烏足爲先生病哉先生文名振海內者百年所著詩多淒清激宕之音嘗手定詩三十卷攜之成都蜀亂後妻孥羈蜀而先生以入覲卒京師此槩遂不可問康熙閒重刻一本殘膏賸馥迴非原書今仁若於重刻之外復加甄綜都爲一集頓還舊觀所登諸作酬應贈富什居六七然往往偏史氏而方少陵使全集尙在人閒其山川之所涉覽時事之

所錯更與夫流寓遷徙感懷撫事之作正復不知何如
且將與此本校其存逸惜乎軼而不傳無從參互而考
訂也仁若能於散佚之後斤斤保守罔敢缺遺復手自
較勘壽之永久固孝子之用心彼歸元恭之刻太僕集
多紕繆者何足方茲百世而下有讀書論世之君子因
其所及見而思其所未見其慨慕當何如然則此集雅
不足以盡先生正不可謂非先生身後之幸也

慈谿東山志序

庚寅歲僕遊四明陟句餘之山訪結埼之故亭爰信宿
乎東山道士周君啓宗乃肅而前曰昔者班氏志地理

而郡國因之嗣此踵事增華作者林立特標名勝若武夷台宕廬岳衡嶷之屬莫不搜剔靈奧剗削詼詭蔚成方域之外篇鴻筆鉅製水媚山輝都哉何其盛也東山一培塿實敝邑之望某竊有志焉將以辱先生余曰唯唯否否綦難言矣夫志者其流出乎史其職主乎述述則甄綜之必備史則夸誕之必芟甬東雖稱山水隩區而東隅一卷石伯益經之所未登道元注之所未錄洞天福地記之所未收其閒又無赤城石梁五洩九疑之奇勝扶輿鬱積精神可以無不到而獨於茲陋造物者之力嗇而技窮其難一昔者興公鍊賦天台以傳右軍

草序而祓禊千古西山僻在夷傳於柳州之遷謫赤鼻
一片石著以予瞻之譌謬將假寵乎文章而回幹夫眞
宰是或一豸也乃茲山旣不致之澧鎬鄂杜之間衡湘
吳楚之會僻在海濱名公鉅卿皇華駢牡之所不至騷
人遷客流連寄託之所不及邑士大夫斐然多著作材
而勝國以還率等諸莊老告退曹檜無譏迄無能爲役
抑又鄉先達之職其咎矣其難二顧茲山麓棲眞之所
窟宅開士之所盤踞開寶以來延厯千禩其閒儻有鍊
神服炁之士略如匡裕之結茅於廬山安期之賣藥於
海上黃初平之牧羊於金華丁令威之化鶴於遼水談

景升之辟穀於嵩山陳圖南之服氣於華嶽三茅君之
拔宅於句曲張輔漢之演教於雲錦乘青雲弄紫霞元
蹤既著名壽日月照耀今古千萬世莫得而掩焉亦豈
必假文辭以寄聲資弱毫之潤色哉而乃粥飯啞羊木
腐草化前瞻後矚泯泯汶汶其難三僕又輟材小生落
拓無狀浮沈閭閻聲光泯然掇拾補綴信言不美行卑
賤之自悼滋騰笑於山靈無宋次道之該洽無潛說友
之詳贍無羅鄂州之精嚴無陳壽老之簡要桂海虞衡
帝京景物文獻不足僕病未能也彼世所稱金閨之彥
翰苑之林欬唾出珠玉而姓氏芬齒頰者不此之屬而

惟糠粃之是求其難四具此四難大略可觀雖然麻姑
擲米海揚塵矣華表化鶴豕蠪蠪矣自葉景虛縣延以
至今日食舊德而忘數典嗣法者之恥也龍大夫復山
地而興之幸不遭豪奪而蝨朽者伊誰之力被其澤而
勿昭示乎永久烏足以示後之人也躋山之顛而勿察
其名則樵牧焉耳沿水之流而罔滯其源則觴人焉耳
遊履之所到而文筆不之及柳子厚范石湖且齒冷而
軒渠之用是準劉大彬茅山志例釐成十卷以勉應道
士之請且以資都人士登高賦詩之助世之覽者倘欲
準史氏之述作執前四說以相難豈不大謬戾也哉

女紅餘覽序

婦人女子之所有事執麻枲治繭絲納酒漿相菹醢而已卽欲稍通書史祇宜擇賢媛懿行俾誦習而講貫之以爲程式足矣若涉獵文墨踵事增華是之謂思出其位顧自列女傳而下如閨範女鑑諸書代有條纂非不詳贍而文義深邃卷帙繁多非女博士未易卒業是僅足供才媛之流覽而無當於愚婦之身心則又不如其已也杭俗士夫家聯社劇金收廢字焚而投江湖中輒繪花鳥小譜向民家易焉卽以供閨中兒女子壓綫之用許君默齋病其寡當以其暇日類賢媛故實三十餘

則各系以圖命之曰女紅餘覽有持故紙來者重十斤
予一冊其事簡而法斯記誦易習其文質而明卽童稚
咸曉深閨暇日機杼餘閒或因文以觀象或按圖而索
解平頭之女鴉髻之兒犁然會心觀感而興起者當不
少也嗟乎世變俗靡肇基閭內或教習俗樂以蕩其思
治纂組事華靡以壞其質其知書者復競尙才華鏤琢
風月以佚其情釀成驕妒鮮克閑家豈非姆教之失其
術而鑑誠之無其具哉是編雖簡亦中流之一壺也默
齋敦倫飭紀一善不遺卽小小撰述亦有衛名教振風
俗之功焉默齋亦難能矣哉

連枝圖序 代許竹君

古者畫像之作必其人有大功德其君民愛而不見乃追摹其情狀以寄其慕思自顧長康擅添毫之譽嗣是士夫爭繪行像窮奇盡變不可歷數近年以來人挾一幀歌詠林立率皆纖鄙齷齪之夫假林泉琴酒借三數巨公詩文以炫耀鄉井當世巨公亦漫然應之儕輩踰於王謝揖行路於座上其可笑類如此然獨不可以例連枝之圖連枝圖者吾宗長人不死其弟之所爲作也長人有亡弟仲昭思之不置其繪斯圖兄弟竝列名曰連枝而屬予敘之夫死生異情人鬼殊致之死而致生

之聖人以爲不智長人乃欲比而同之可不謂愚乎然
吾聞忠孝根於性而成於愚故甯武非佯愚而大舜非
僞喜古史所載如顧悌之畫棺丁蘭之刻木一時感觸
非不自知其無益而其情終不能自己長人平昔鬱結
之懷日積於中懣懣愁愁恹恹無主忽成此圖一若已
朽之骨可起而肉遠行之客翩然來歸連牀夜話相對
怡怡豈復知仲氏之隔重泉我身之在圖畫者何其愚
也嗚呼乃不可及已長人平昔懿行採入郡志者不一
端吾謂類皆鄉曲市惠者能爲之此圖雖小其庶幾合
於道歟長人之父梅巖先生子雁行也以孝聞仲昭之

死也亦以母病故書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殆其謂矣
許氏之子孫取長人之意而師之融融怡怡盡愛敬於
生存固不必金范絲繡致異日無聊之極思也蒸然孝
悌之門豈非吾族之光哉

高氏族譜序

宗譜之作在吾杭尤爲當務杭爲東南大都會居民輻
湊井竈萬家授廛貫屋五方雜沓多有不可問之人所
居率遷徙無常非如聚族於邨郭者連鄉接軌不雜二
姓按籍可稽地又多火患舊家世族豈翳無人問其譜
牒罔非灰燼甚矣宗譜不可一日無也然而務之者蓋

寡其習尙猥薄近利析箸之日較及鎔銖同氣之人夷於陌路不一二傳賀召不及覲面不識者有之是不務譜誼者又莫如杭人市夫傭兒多收幾斛穀輒自恥其寒峻巧借闕閥華胄附益其親以自張世族之子潦倒無賴輒與之通往來序世次以世父叔父拜之夷然也謂之曰聯譜夫附益他人以自張者是誣其祖也是薄其親也以世父叔父拜他人者是鬻其先也是辱其親也皆謂之不孝可也烏足與言譜學哉君子蓋讀高氏之譜而善之何善乎爾曰高君某自序其先蓋河南人自南宋時遷杭舊譜燬於火不可考今以其墓在青芝

嗚高山者爲別子而其上闕焉然亦僅識其邱隴而名
諱生卒不可得而詳詳之自五世祖東泉公始東泉至
今蓋十世矣亦無高爵顯位然皆清白孝謹不愧所生
其大略如此或者曰譜者普也序世數事得周普也今
高氏之譜聊寥數傳如不周普何曰不然也孝子之心
至慎也欲高氏之誣其祖不可也欲高氏之辱其親不
能也則毋寧闕焉而已矣昔者郭侍中拜尙父以爲譏
而狄武襄不附梁公此物此志也然則高子不旣孝矣
乎而高子之心則猶未有艾也往者不可知來者將無
窮自今以往繼繼繩繩至於耳來克念爾祖無忝厥緒

吾之厚望於子若孫者皆於斯譜乎著之使子孫而顧斯譜也日履其尊祖敬宗之思敦本睦族之誼飭躬修行之學以無慙世德固亦敦本治厚風俗之一端也寧特一家之善乎哉吾願杭人之繼踵而一繹其義也

五峯吳氏譜略序

譜者何普也序世數事必周普也曷爲乎其略也譜之義主乎普而世遠族蕃舊牒無存焉則略之云爾延陵之族大矣其詳不可得聞其略可已也曰不敢緩也吾先人衣食於奔走賢子孫之亢其宗者不可知勿件繫之罪滋甚小子敢乎哉系之以五峯奈何五老峯之陽

吾遷杭之祖元侯公之墓在焉五峯以前隸新安者不可考此片土也先人之靈爽實式憑之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禮則然也番禺之祖長沙王芮也南陽之祖廣平侯漢也汴之祖左庶子競也隴干之祖涪王玠信王璘也猶此志爾降五峯而推之昭穆秩也名號辨也邱隴詳而言行彰也秩秩然十世之人若聚一堂之上呼之且或出也然則曷爲不係以所居也杭之人居屢遷而墓不易方則五峯宜也言略而意長也事迂而義切也言乎前則報本而追遠言乎後則收族而親親此纂者志也纂者孰謂元侯公十一世孫爵其字盈川也

行遠集序

僕異時習制舉業志甚奢性則甚嬾得一名作輒能窮年以博其趣故歲計之所習恆無多願喜觀名人專橐而厭選家僕誠慮作者與選者不必其相仞也選者與讀者不必其不相畔也必以我之意逆作者之志雖甚平易必得其意而止如是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亦奚容選爲故近若石門呂氏長洲汪氏韓氏何氏金壇二王氏人自爲說各立宗旨僕固熟視之若無覩也此僕之褊也然獨於所謂墨卷者卒未嘗循是說墨卷者時之運會存焉人之升沈系焉風氣之不齊淆之以天下之

大師法之不一糅之以百家之紛而又視主司之深淺
以爲進退憑一日之乖合以爲黜陟保無有乘以淫厲
輕側之辭者其風行也疾以遠其趨就者驚且專稍有
頗焉勢必至於誤後進而壞文體誤後進病一土壤文
體非一士之憂矣若是乎墨之待選正如金之待冶玉
之待琢甚有不容已於其間也善選者不以主司之好
尙爲取舍不以時俗之趨向爲好惡折諸經衷諸道蕭
然有我之紀律焉一集風行翕然丕變主司之權僅足
以升俊良選家之權乃足以振衰薺主司之力僅足以
操予奪選家之力乃足以明是非豈不偉哉同學王君

古愚其爲文能端所向不厭華喜新不慕奇好異其議論能折衷於前輩雖未遇能自信其道別去者十餘年近從江右來出所選行遠集若干篇示予予荒廢旣久不復究心徒以少年同學故辱問序爰受而讀之其間一言之頗必推蔽之一句之繆必斟酌之其人則一天下其時則三十年其文則如出一手不啻讀吾友之專藁也者亦可以測其用心矣昔何義門有程墨行遠集之選其大旨在乎務經學放淫辭有起衰之功惜近人探討者少今是集名適相符而實亦足以相埒吾友殆今之義門歟

跋庚子銷夏記後

右北海孫侍郎退谷撰是書之作歲在庚子始四月迄六月故名之曰庚子銷夏記庚辰冬吾友鮑以文將付之梓而屬余書時方歲晏每晨起坐小樓寫三數翻旭日杲杲照几硯閒雖嚴寒亦呵凍書之不輟今年二月始畢事余惟古人評定書畫如鐵網珊瑚珊瑚木難清河書畫舫諸書以及本朝高詹事之銷夏錄卞中丞之書畫彙攷非不詳盡精確足資鑒賞然而絜長較短辨絹楮列款識小遠大雅類好事者之所爲觀先生是記抑何蘊藉乃爾也先生爲勝國遺老滄桑後屏棄一切

獨畱情於書畫然亦借以蕭灑送日月大要等於太虛
之雲飛鳥之聲足以適吾天而不足以累吾神斯其爲
寓意於物者乎昔東坡居士嘗書陶詩入刻菽林得之
以供清玩松雪翁書非茅紹之刻不工今余書惡劣不
追古人而刻手亦非善於操刀者要不足觀也好古者
亦讀其書可矣刻既竣書其後維時豐山之鐘鏗然自
鳴歲又將晏矣辛巳霜降

書聊齋志異後

丙戌之冬志異刻成距荷邨沒又五匝月矣以文索予
賦詩殿諸君之後余不解詩其何能作雖然題聊齋可

不作而悲荷邨不容已也蓋余去年在郡齋時與先生
審訂是書丹鉛錯列參互考訂斟酌去畱釐成一集今
刻前十二卷皆其手定後四卷則附存之者也每讀至
思逕斷絕妙想天開輒如寥天孤鶴俯視人世偏仄不
可一日居深以未能擺脫世網棲神太虛爲憾且相約
他日尙平事了散髮滄洲相逢海上共作神仙中語夜
深人靜舉酒相勞余雖不解飲亦引滿一卮何圖然約
在耳而先生遽赴道山集亦匏繫無用俛仰今昔第有
腹痛先是公以例言屬余會余計偕未報及公卒之前
十日自製序文復草例言數則若不及待予之歸也者

陳生載周董剗剗之役者也十日前亦先公歿嗚呼何其奇也未竟之緒以文續而成之今且竣矣海內之士爭先睹以爲快獨余中心振觸不能無廢書之歎異日公嘗戲謂余曰此役告成爲生平第一快事將飾以牙籤封以玉匣百年之後殉吾地下倘幽竊有知亦足以破岑寂豈意斯言竟成語讖尙當與以文遵富春涉桐江支筇挾冊登嚴光之釣磯招先生羈魂焚而告之吾見南山之巔白雲容容凝而不流如來照鑒其必先生也哉其必先生也哉某不才聊賦短章以當楚些云爾不得奇人得異書鯨呿鼇擲定何如分明裂月撐霆乎

有讓文園賦子虛

瑤想瓊思十萬言殘編剩有粉蟬痕百年落落逢知己
一笑虞翻地下魂

分將鶴料佐彫鐫要使奇書萬古傳應是驚天逢帝怒
巫陽特遣下瑤天

重泉若有列仙居抵掌應知樂有餘世外益多幽絕語
卻愁何處續虞初

雞林珍重比琅玕揮麈能翻舌底瀾幾度燈前重展卷
淒風冷雨助悲歎

最處雲樹總蒼茫江水無言送夕陽冉冉羈魂招不得

空畱遺冊哭中郎

范鑑湖詩序

仁和范氏世多文學之士乾隆壬午誠夫與余同領鄉
薦丙戌朴亭與余同成進士顧相識之早且契者推吾
友鑑湖先生鑑湖遊息之廬曰橘洲書舍列蒔古梅數
本閒以雜花綺石一時羣屐如魏柳洲夏身山鮑綠飲
吳太初輩流連光景推襟送抱日以爲常余時年未弱
冠往往參末座其閒鑑湖爲人和易醇謹粹然而溫積
學不遇淡於世榮幽懷抑塞多宣洩於詩壇酒社之閒
其詩蒼秀拔俗自抒性靈一洗調鉛殺粉之習朴亭以

比部郎典學粵西鑑湖以介弟從遊朴亭還朝引疾歸
里鑑湖再入春明僑寓城南之打磨廠僧寮酒舍鴻影
泥痕凡可以囊拾而筆鉤者必使其無遁形無遺響而
止遊歷旣多篇什倍富暇日出以示余其削鑿造化模
範山川則工部之北征昌黎之南山也其揚權古今周
咨土俗則子昂之感遇白傅之秦吟也其情往興來銘
蘭頌菊則輞川之瀟灑玉溪之寄託也桂海虞衡帝京
景物仿佛於鑑湖之詩得之而鑑湖之平生亦略可測
識矣今且倦遊息影樂志湖山而柳洲身山墓有宿草
太初綠飲皆治生不暇余亦浮湛冷宦風流雲散望曩

日橘洲老屋清談瀹茗時殆有天際之想矣然則鑑湖之所得不既多乎哉

吳半霞相地捷法序

乾隆歲在丁亥戊子之交余主講魏塘書院始識休寧吳半霞先生蓋先生時丞是邑也魏塘爲禾中沃土丞上不干尹事下不侵尉事如昌黎言故尹腴而丞瘠蕭然冷宦門可羅雀敲詩頌酒日益恬如性好遊佳山水而又通形家言故所過名山川其領略恆在煙嵐雲翠之外服官數十年不遷不轉其堅確有守可知矣梁侍講山舟贈以句云廉吏有聲知飲水閒庭無事日哦松

蓋紀實也平生不妄許可人願獨與予善輒過書院縱
譚娓娓移晷不倦余齋中有紫雲石高可八尺許玲瓏
秀潤不減仇池洞天余嘗戲謂翁武塘可對語此片石
及明公耳翁笑而領之及余被召入都公復浮沈此
邦去年余乞假回里而翁以老病致仕寓吾杭復得相
見道契闊甚驩年幾七十猶能爲人相地芒屨棕帽不
假扶老閒出堪輿捷法一冊示余如緯如謠詞文旨遠
單言片語皆能發景純之覆而鉤楊賴之元末有種福
畱待諸圖尤有深意昔張南軒贈建溪吳叔靖之言曰
吉凶之於人貴求其在我而不徒責報於地叔靖之學

固不誤人者恐人不自修反誤叔靖耳旨哉斯言余於
半霞亦云世有用半霞之說者苟汲汲於人事之自修
則半霞之術焉有不驗也哉明年春半霞將歸老於黃
山白岳之閒而予以家貧親老竊祿京朝俶裝北行匆
匆話別不能無停雲天末之感矣因書以爲序

吳氏譜序

吳子盈川一日揖余而告之曰寒家自延陵著望長沙
廣平以降縣延至今日徧域中矣吾籍舊隸新安譜久
燬兵燹吾祖遷杭且十世皆葬五老峯麓爵耳目所及
猶可仿佛者輯爲一卷顏之曰五峯譜略用貽後人信

言不美然於尊祖收族之義則竊取之云爾余子讀畢而喟然曰嗚呼吳子之意可謂厚外吳子之識可謂卓矣古者葬不擇地周官冢人墓大夫掌公墓卽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以昭穆爲左右晉有九原漢有北邙凡國之冢墓皆萃焉後世誅於禍福剖判地脈斟酌向背諏選支幹人卜一邱邱卜一穴雖有高陵平原地盈數頃而所乘只一線之氣所容僅兩魄之棺餘皆爲彼術所棄而不可用至有累世不葬暴露中野陰受其禍而不知者何也淫瞽之說進由於族葬之禮廢族葬之禮廢由於宗法之不行今吳氏自元侯公以下有

有枝也無旁原也蓋聚十世之魄於茲邱矣而吳子卽以五峯系其譜此正以族葬而行宗法爲聖人禮經之大端吳子乃能暗合於古如是也而況康彊以逢其吉福澤以厚其生天錫家慶寢熾寢昌豈其牛眠龍角憑推步於雞丸金鎖玉鉤問平陂於馬鬣而後得此哉亦足以破淫巫瞽史之邪說而陰以動仁人孝子之隱衷矣吾故曰其意厚其識卓也吳子名爵字盈川君之祖母余祖之姑也君兄弟五人咸和雅溫粹而余與君尤相契云

毛詩指說提要

右唐成伯瑜撰書凡四篇一興述首明先王陳詩觀風之旨孔子刪詩正雅之由二解說先釋詩義而後風雅頌次之周又次之詁傳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后如又次之終之以鵲巢騶虞大略卽舉周南一篇櫟括論列以引申及其餘篇也三曰傳受詳魯韓毛齊四家之世次後儒之訓釋源流亦備著焉四文體三百篇中句法之長短篇章之多寡措辭之異同用字之變化皆臚舉而詳之類劉勰文心雕龍之作伯瑜尙有毛詩斷章二卷見崇文總目唐藝文志載唐人說詩者自孔氏正義而外惟成氏二書及許叔牙纂義十卷今斷章纂義皆

不存是書經熊克刻之泮林故尙有傳本吉光片羽殊足珍惜伯瑜中山人字爵未詳朱彝尊經義考稱其于詩書禮皆有論著云克字子復建安人

毛詩名物解提要

謹案名物解二十卷宋蔡卞撰卞字元度興化仙遊人熙寧三年與兄京同舉進士第仕至觀文殿學士平生本末具詳宋史本傳中卞爲王安石壻因從之學一意以安石爲宗素有辭辨居心傾邪是書大略規仿爾雅主於訓詁名物議論穿鑿徵引瑣碎多承介甫字說之謬且其所釋蝴蝶蛄蛇之類非經中所詠亦闌入焉實

無當於風人之旨也然往往多有出於孔氏正義陸氏
詩疏之外者亦未始非博物多識之一助自釋天至雜
解爲類凡十有一而陳振孫作十類卷凡二十而陸元
輔作十六或其分析卷帙偶有異同云

秋室學古錄卷一

秋室學古錄卷二

錢塘 余集

歐陽公詩本義提要

右詩本義十六卷宋歐陽修撰修以毛鄭之說質之先聖則悖理考於人情則難行者爲論以辨正之爲本義以發明之其或義已見於論者則不復別著本義凡爲說一百十有四篇統解十篇時世本末二論幽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修之言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說者經師之末也學者得其本而通其

末斯善矣否則闕其所疑焉可也又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此作書之本旨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之短長而能指其不然以深持詩人之意前此說經者多祖述毛鄭孔穎達作正義至不敢一言牴牾其不相侔者且曲爲說以通之韓愈爲唐之大儒其所引菁菁者莪亦規規焉墨守其說千餘年來無一人有異議者自本義出其後王安石蘇洵程頤之徒接踵而起更相發明三百篇之理趣煥然益著而體驗物情深求其故尤推是書呂祖謙之讀詩記李樗之集解朱子之集傳多用其

說統解十篇張燿至比之易之有繫辭說卦雜卦序卦
朱子亦謂其辨毛鄭處文辭徐緩到底不易亦可以得
其言詩之旨矣公字永叔廬陵人官至太子少師贈太
師諡文忠本末具詳本傳

詩傳遺說提要

右宋朱鑑哀次其先祖文公之遺說也文公之爲集傳
也屢易其說而後成凡一字之疑一義之隱必反復商
榷折衷於至當而後已故其緒言餘論往往散見於他
書雜載於門弟子之所記授類足以發明集傳之義使
不彙而存之奚以備學士之參覈鑑於是檢文集書問

語錄各種都爲一集題曰詩傳遺說首綱領次序辨次
六義明讀詩之要旨辨往說之是非著小序之失發無
邪之旨繼之以風雅頌之論斷終之以逸詩詩譜叶韻
之義凡六卷單辭隻義甄錄無遺學者讀集傳而兼攷
乎是將所謂溫柔敦厚之意與觀羣怨之旨不益犁然
會於心歟鑑字子明文公宗子塾之子也仕至吏部郎
中湖廣總領又有易說若干卷其大略相類是編其爲
承議郎權知興國軍時所輯蓋宋理宗端平乙未歲也
鑑與文公皆生於庚戌文公初得孫喜甚以書抵龍川
陳亮曰小孫資稟壯實他日可望告廟則曰嗣子旣亡

次當承緒異時朝廷察其遺忠或有恩意亦令首及鍾
愛異於諸孫如此見劉後邨所著墓銘鑑淵源家學無
忝先人復有志於揚前哲之清芬以開示乎來學亦可
志也

張氏詩說提要

詩說一卷宋張耒撰書凡十二條原載宛邱本集中無
序文篇目非單行之本也通志堂刻入經解以備一家
之說成德稱其有感於熙寧開邊斥竟之舉而爲之亦
祇就其一篇之說而意之也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與
黃庭堅晁補之秦觀俱遊蘇軾之門天下稱四學士以

黨籍未致大用云

林氏毛詩講義提要

毛詩講義十二卷宋林岳撰岳字仲山福建古田人紹熙元年特奏名嘉定間嘗守全州宋史不爲立傳而閩志稱其在郡九年頗多惠政重建清湘書院復建率性堂日偕諸生講明道學勉敦實行鶴山魏了翁與岳友善爲作書院記紀之郡人祀之柳宗元廟其治績殊可紀蓋亦學道君子也茲編乃其講義簡括箋疏依文訓釋大指取裁毛鄭而折衷其異同雖範圍不出古人而融會貫通絕無枝言曲說之病觀其體例當是在郡時

講授所及門弟子因錄而成帙耳說詩至宋時若劉敞
歐陽修王安石蘇轍以迄程朱務黜序說駁毛鄭各以
意逆志求合於風人之旨雖其所得或有什伯於前人
而或至放言高論屈經以從已說武斷以亂是非若鄭
樵王柏之徒亦不免一時之流弊岳在光寧閒諸儒之
說正盛而獨沾沾焉闡古義以詔後來亦可謂篤信漢
學者矣案宋史藝文志馬端臨文獻通考及文淵閣書
目皆載有此書五卷自明初以來久無傳本故朱彝尊
經義考以爲已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所載次第彙輯
用存其概而闕其所原逸者因篇帙稍繁謹釐爲十二

卷不復如其原目云

詩續緒提要

右元劉玉汝撰玉汝元史無傳其行履亦不見於他書
惟以周霆震石初集考之知其爲廬陵人字成之嘗舉
鄉貢進士而所作石初集序末題洪武癸丑則明初尙
存也此書諸家書目從未著錄獨永樂大典各韻內頗
載有其文其大旨專以發明朱子集傳故名曰續緒蓋
以續紫陽之緒爲言體例與輔廣童子問相近而發揮
更爲精暢凡集傳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
或存此說而去彼說或宗主此說而兼用彼說無不尋

釋其所以然而闡明之至其論比興之例如曰有取義之興有無取義之興有一句興數章有數句興一句有賦又比比又賦之類明用韻之法如曰隔章爲韻疊句爲韻重韻爲韻隔句爲韻之類論風雅之別如曰有腔調不同有詞氣不同之類於文公比興叶韻之說皆反覆體究詮釋明當足補前人所未備洵可爲朱氏功臣詩傳自紫陽始發理趣後宗其說者漸多輔氏以外如胡一桂之附錄纂疏梁益之旁通汪克寬之音義會通劉瑾之通釋悉能發朱子之蘊胡廣等據以纂輯大全遂爲世所習用玉汝此書尤推闡無遺與諸儒足相伯

利寧學古錄卷二
仲乃前人罕有稱之者則其亡佚久矣今就永樂大典
所載依經排纂正其訛脫定爲書十八卷以爲羽翼朱
傳者備一家之說焉

紀王僕事

陳昌圖之赴禮部試也王僕實從正月二十日舟濟淮
淮有惠濟閘鎖鍵淮徐作巨河之砥柱濁浪洪濤勢轉
迅激巖巖石塹尤極奔騰澎湃之險時舟人競爭上流
羣僕鼓力助之天日陰霾昏不辨色唯聞風聲水聲與
鼓噪相雜僕以失足死尸亦索之不得嗚呼可哀也已
僕有老母弱妻相依爲命不可死而竟以死或者曰僕

蓋有強死相目兩眶皆下垂而光灼灼常上睨其死宜
也是亦不可知者也夫人之死有重于太山有輕于鴻
毛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巫峽猿啼衡湘雁遠奮焉長往
終已不顧豈不曰以利哉今僕棄父母離妻子執鞭相
從僅僅一窮孝廉所得未可以寸尺計而乃以一死博
波濤漂泊委骨荒津與蛟螭鱷鯢追魂上下所謂鴻毛
之輕死而無補者是斷斷不足稱嗚呼惟其然而其死
爲彌痛矣死之日舟中之人咸心悸膽懼氣結不能揚
旣而相與太息名心爲之不競余集曰物有比例而彰
事有借鑒而得由此觀之亦可以淡進取之心而知失

足者之禍烈矣區區一廝卒又烏足驅使夫筆墨哉

爲柳洲營葬刻集啓

蓋聞尺波隙駟旣電謝以難畱而秋菊春蘭亦草隨而易萎我友柳洲魏先生賦才不偶具神仙鸞鶴之姿遭遇太奇極坎坷顛顛之厄寒如東野世少昌黎窮逾宛陵人疇六一太史遷旣自信其無聊盛孝章已共知其不永茲當飾巾之夕倍增懸磬之憂遺編零落懼隨嶺上雲飛生意婆娑且與陌頭柳盡矣用是佈告同志追念昔歡寒冰日薄不待聽鄰笛而起遐情瓊蕊露零奚事過酒爐而懷舊侶或贈賄以助喪藉築一抔之土或

捐貲而刊集以垂千載之名庶幾佳城鬱鬱永託體於
山阿文采翩翩得長留於天地德足嫺乎麥舟之施義
庸愈乎寢門之哭謹啓

陳孺人傳

孺人姓陳氏高君二安之配也早喪母事後母習婦道
知大體年二十二始歸高事上接下雍雍肅肅族黨稱
之高氏世業儒家特寒甚二安繼父業走齊鄭閒逐什
一之利時母夫人春秋高閒關風雪將母不遑二安每
當做裝之夕僕馬在門願立斯須進止側俛見於顏色
孺人察其情慰之曰君如不遊菽水將不繼矣堂上之

供非婦之職而誰職歟況君有二弟其何憂君行矣二
安始釋然去孺人事姑惟孝惟謹太君亦安之如兒在
側也壺內外事咸就經理以一身盡子職者垂二十年
而家業亦稍稍起先是二安父又濤公始遊穎上得段
太君無內顧憂今孺人之相夫子一如段太君曩日人
謂高氏有象賢之婦云孺人舉三子俱不育二女適某
某長子本有慧性年十三而殤孺人悼之已乃爲夫公
置富家婢沈氏女將爲妾知其曾字人矣乃召其父還
之不問其直其他米鹽鱗雜略不具書卽此落落數者
可謂識大體者矣乾隆丙寅六月二十日以疾歿時年

四十二疾革之夕與太君訣以不克終婦道悲不自勝
時二安客遊未歸竟不及訣嗚呼可哀也已二安今輯
家乘述孺人之崖略來求傳蓋惟恐孺人之賢久而失
其傳也且將使後之子婦知有所觀感而興起也謹綴
次如右

余集曰與吾共事吾父母者兄弟之外其惟婦乎昏禮
先嫁三月教於公宮教成薦以牲芼成婦順也廟見而
醴入室而饋明婦順也饗以一獻代自阼階重責婦順
也婦順奈何曰順於舅姑而已父之醮子往寧爾相相
其事我者也母施衿結帨勉之夙夜無違宮事則謂姑

命婦之事也凡此者先王以教孝也陳孺人疾篤時太君亦臥病旣喪孺人一慟而絕才三日耳觀此則孺人之維持調護於平日者可知矣使非如孺人者人子慎無輕言出遊哉余援筆之頃殷然有餘情焉

楊公家傳

君名文彬字質菴先世餘姚人祖玉宇公始遷杭父聖瑞母熊氏生子女各一而舉君最晚少羸弱家貧不能自給無伯叔齊期之親依其姊壻徐世穀徐世穀者卽以其次子景熙後公者也旣乃從王敬士學岐黃治嬰兒有能名取宋氏王氏無子令甲無子者擇立同姓周

親爲子不得以異姓嗣而吾杭習尙猥薄敦本睦族之
誼多不講族人子或落拓無藉則賀召不相及臘臘改
歲闕亡一往則屏勿與通猝然遇於途不及反走避則
蹙頞囁嚅相稱謂顏且忸怩不自安足未駐擺袖疾引
去而於富人則百計暱就之祇懼不得當或無子則不
暇別支派理倫次羣以所生子請爲後而富人亦多以
私意立所親暱者甫捐館未就木則洵洵求貲產或立
甲舍乙則又據靈几作難禡所衣麻而奪之杖至以挺
擊訐訟不休方君喪元配宋時家徒四壁立楊氏族又
無可擇立者不得已養婦子爲子蓋一時權宜乃竟以

無子終嗚呼可哀也已君性至孝終身有孺慕之念
逮養時不能具甘旨乃懸親像寢室中出告反面如存
時數十年如一日每奉諱日率家人羅拜於廟忽一迴
顧悲來椎心淚涔涔落尊俎間與酒痕相和流也君爲
人醇厚和易有長者風旣習醫家稍稍起雙扉旦開要
致者全集日僕僕不給至夜分猶肩輿行道中與人持
燎童子籠燈負藥囊隨常倦甚且行且欲睡首前觸輿
簾終不得憩息以爲常年七十以疾卒時乾隆某年月
日也或曰楊氏世有隱德宜昌厥後然自玉宇公昆弟
以降悉艱於嗣或僅有一子君又精於醫治嬰兒得遂

長者多矣已顧不得有子何哉或曰景熙賢克紹君業
且生子五人漸成立君亦不得謂之無子也矣

論曰余讀五代史義兒傳斥其親疎反常所以衛世道
力矣然北漢劉承鈞養薛氏姉子繼恩爲子又獨無貶
焉夫舅甥服小功吾其所自出也今於族無可嗣必以
律繩之勢不至爲若敖氏不止不以太乎律所禁者以
義爲利者也

徐次齋小傳

君姓徐氏名世琦字次韓又字次齋世爲錢塘人系出
偃王宋德祐二年元將伯顏師次臨安太學生徐巨翁

應鑣者率子女訣奠於岳鄂王祠死之端宗立賜諡正節明武廟時敕建忠節祠以祀其弟應鑣爲宋諫議大夫後棄官隱陽羨山終焉是爲君之始祖君生九年而父啓恆死母氏劉撫之比長依其姑朱氏習鰥以膳母家稍充武林稱東南都會世變俗靡淫蕩無度甚於他郡其端實自鰥之子弟開之君浮沈其間數十年不爲涅損衣節食淡泊自奉顧獨勇於爲義人有急難傾橐飲之每當歲除緘白金若干畱走親串家量緩急以爲差賙之君故客潤州歲行將盡其故人輒僂指計程曰次齋君胡尙未歸也鰥之利恆三倍君坐是故終其身

無贏金君天性純孝念父不逮養哀不自勝事母尤孝
謹雍正十年狀其苦節於有司有司聞於 朝得旌獎
如例居母喪哀毀骨立發引之夕卽奉木主從祀忠節
祠杭人惑於青烏恆累世不葬其後益無力者有之君
宗未葬者數十櫓君毅然獨任其事聚葬於積慶山之
阡族老稱之君任事更練爲人夷坦不爲岸谷亦不肖
脂韋從俗雖未嘗問學然於先儒格言服膺勿失故其
所履有儒生法士所不必能者晚歲神明勿衰步履如
常年八十四以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三十日卒卒之日
子紹鐘客粵館制府幕制府體勢威重筦鑰森嚴書卒

不得達紹鐘心屢動踧踖不寧亟請歸許之兼程抵家
已及期始克成禮可哀也已君娶於邵子四人存者惟
紹鐘邑諸生孫二人

余集曰宋書稱晉陵人余齊民爲邑吏父亡訃未至民
肉痛心煩有若割截知必有異故亟歸四百餘里一日
至其一本感召之理有足信也粵距杭十倍而強制府
之戟門非邑比也烏得不期年哉吾友歸余欲慰之曰
吶吶不能出辭蓋曩者吾親客死於粵今吾友客粵而
親死其有憾於終天則均也吾十年之隱痛見吾友而
鉅刺於吾心吾又安能慰之哉

吳倬雲傳

公姓吳氏諱應焜初名煥字倬雲號拙菴世爲仁和人
祖士瀚字亮工父廷槐字繼旦公行四兄弟皆服賈而
公獨不善治生家貧甚以文字爲寢食而耽朋好若性
命經史之外旁通雜流年幾三十始爲諸生與婦余孺
人紙閣蘆簾蕭然屢空余孺人頗不能堪公歌嘯自若
淵然之聲達於戶外未嘗作牛衣泣也春秋佳日招要
吟侶飛觴擘簡寫襟送日以爲常康熙戊寅重九之日
聯文酒之社得十八人曰瀛臺雅集公得句曰背郭名
園一徑開佳人同載大隄來當筵不問茱萸酒眺遠仍

登戲馬臺曲折朱闌迴錦樹潏洄綠水潤蒼苔不緣羣
從揮毫捷那識當年作賦才可以想其標格屢試鄉科
不售卒年四十七歲生卒詳家乘中無子以兄之子爲
嗣余孺人者集曾祖姑也公於先曾祖京藩公爲妹婿
而錢塘吳寶厓先生陳琰者爲先曾祖之舅氏三人者
交最善以文字相切劘寶厓先生以詩受知於王新城
竟以 召試得官去先曾祖抑鬱以死而公亦卒不得
少伸其志撒瑟之日家四壁立几案纍纍皆書也余孺
人執卷而泣曰兔園冊誤人若此哉迺盡舉而摧燒之
故其所著述無一存者公孫爵追述祖德網羅手澤僅

得九日讌集詩一紙輒泣然不已屬集爲傳寒家好書亦四世矣頗有儲藏亦皆不戒於火先芬舊澤欲誦而茫然蓋與爵有同感也嗟乎士生而不用其精神徒存之於翰墨已足悲矣乃并此區區者而且蕩滅之豈非大不幸哉

李姬傳

秋蓉吳人也姓李氏幼孤貧棲尼菴中性聰慧通書詩解畫及筭有殊色尼利之鬻於狹斜抑鬱恆不自得著浣塵草以見志吳江徐生者訪之時秋蓉方攬鏡理髮徐顧謂此鏡中花也秋蓉笑曰或是鏡中緣耳流連竟

日出所爲詩共讀之悽怨殊不自勝且言失身事甚悉
徐沈思曰姑爲若謀之事遽泄攫狂且怒匿使不復與
徐通於時扇鑰泥緘棲禽驚客如汧國夫人故事而秋
蓉矢志頗堅繪玉釵銀燭小影題三斷句以緘徐徐爲
白其狀于有司有司密教邏卒偵焉猝無所獲秋蓉意
必出徐生倉皇擲詩草授偵者曰此慘淡數行可定厥
辜矣獄遂定落秋蓉籍而信信者怒未息昌言于邑曰
秋蓉而不歸徐也若歸徐必將甘心焉會浙人潘某者
高姬志贖之北來以俟徐徐至自京姬已沒遂收骨歸
遼五湖之旁從其志也徐製小喻麋縮刻其所繪玉釵

銀燭照於上而徵詩焉戊戌冬徐生來京師爲余譚姬
事乞余詩余爲賦詩曰繡帟斜立向東風楚閨相看總
未工可惜初逢成惡讖鏡中花相自來空幽恨當筵苦
未申淚沿紅粉濕羅巾斷腸詞好無人續一卷新詩有
浣塵燭冷香銷最愴神荼蘼燕子了餘春流傳不比尋
常筆珍重崔娘自寫真一舸鳴夷去國門豪情差喜押
衙存茅山只在人間世靈藥何因與返魂一螺煤麝春
風影小試紅絲墨色深粉黛煙雲成浩劫難磨只有美
人心笙歌夜靜眞孃墓簫鼓春喧蘇小墳一例冥冥埋
恨處寒梅小碣五湖濱時余方思續陳檢討婦人集因

利寧縣志 卷二
撮其崖略如此徐生名熾字鼎和以姬故自號鏡緣子
云

吳母家傳

母姓程氏仁和吳公駿聲之配也系出新安幼恭孝淑
靜父母絕愛憐之年十八失恃代父綜家政井井具有
條理父以爲賢爲相伉得駿聲字焉年二十許來歸於
吳時翁已卽世事姑錢孺人克盡婦道駿聲與弟子久
皆執醴業往來三衢閒歲時一歸省而已母勿以新婦
自謝卽屏嫁時服飾蒿簪布裳操作而前薪水之役親
之中饋之事任之縫紉之勞專之駿聲每俶裝錢太君

輒謂之曰兒往矣新婦賢足相子治兒且無憂內顧也
年三十九喪所天母慟幾絕藐孤幼稚門祚衰薄母以
一身楮柱其閒方駿聲客三衢時船戶恆先責價而後
以所載償纍逋至八百餘金皆窮不能自存母悉取其
券焚之益自節嗇至日食不充口寒暑之衣不以時恬
如也人尤以爲難母秉性至孝父歿茹素三年姑故後
駿聲歿方疾亟時母保抱扶持廢櫛沐者經旬浹身後
之事子久旣料理盡善母輒泣然曰藐孤幼未亡人不
克代所天當大事致使阿叔獨肩之其何以安蓋不覺
涕洟之承臉也子久繼娶於程於母爲族姑母處之數

十年出則聯輿居則並席雍雍藹藹白首如新今人娣
姒先後間罕見其儔匹矣析居後母常誠其子曰汝父
不幸早世汝叔撫汝如子汝事之當如父也會子久歿
常以善事叔母爲勛其自奉以儉御下以寬處親舊以
禮晚歲子秉母教得成立家稍充不以自縱改其常度
布衣藜杖經卷佛燈諸孫在前含飴弄之時復歡然有
喜去年夏母七十壽鬢髮未蒼神明矍鑠戚屬觥籌交
錯母顧謂其子曰身茹荼飲蘖時不圖有今日汝成立
而父不及見身今乃得見汝父地下汝其勉矣爲引滿
一卮綜母生平不矜矜於才幹不孜孜於溫飽不戚戚

於乏絕不靡靡於素封此皆近世婦人之所難也可謂
賢矣以乾隆壬寅六月三十日卒年七十有一子一繼
美太學生女一適同里太學生楊杞孫四人

論曰班氏作女戒首曰卑弱終曰和弟妹和弟妹之要
曰謙順嗚呼若孺人者可謂之謙順矣方駿聲公歿時
繼美年才十四寡妻弱息相依於叔氏有無黽勉人無
閒言雖曰子久之篤念天顯亦由孺人之謙順有以致
之也優游晚歲以享大年雖曰繼美之克自樹立亦由
孺人之謙順有以召之也賢妃助國哲婦隆家豈不信
然哉

鄭黠衣母銘太君壽序

今年春三月督學韓城王公行部臨四明鄭生辰以第
二人入郡庠余聞之而喜或曰世不重儒術久矣一衿
乃足重鄭君乎余未暇應也既又聞其戚懿之來賀者
溢於庭除生謝勿敢當請以八月之望楚我壺榼旅我
肴藪爲諸老壽且遣使致辭徵文於余將爲太君稱咒
於堂蓋是時太君六十誕辰也禕哉若生者可謂能致
潔白之養矣太君懿德淑行不出於梱戚懿未及知卽
知之亦不悉也愚忝辱太公之知假館於丈七間者久
爲稔太君之賢其能已於言乎太公舉才子十其長六

人皆太君出也故生於太君爲少子太公日以紹先業
事顯揚爲諸子勛乃蘭熏易摧玉纁多折太公前瞻後
矚中夜不怡課子之志惻惻胸臆戊子之春率生及第
七子甲扁舟西渡命從子遊屬望之深不以惜別爲苦
而離緒縈懷慘露顏色未幾果遭不諱生倉黃抵家而
太公易簣浹旬矣此予之所疚心於太公者而太公望
子之苦心亦可見矣太君以榆暮之年遭漂搖之會茹
荼飲蘖簪蒿杖藜迴顧膝前承懽怡志者惟生一人嗟
言家學髮系綫引者亦惟生一人寬嚴少差交足爲病
太君斟酌適中壹意淬厲之而以一身撐拄中外租籍

市券手籌筆箋各有條理祀先睦嫺以及御下無不如
太公在日蓋十年來鄭氏亦多故矣太君之遘閔凶而
嘗險阻固不僅戊子以後也吾聞天運相循恆以十年
爲消長今太君絳甲初周生亦以文字受知於學使此
殆其長者幾乎一衿雖不足榮然於鄭氏淵源千鈞之
繫誠非偶然所謂紹先業以事顯揚者亦必於此基之
今而太公未遂之志可以少慰太公之志慰而太君之
顏亦可以稍有霽色矣此余所以聞之而喜也而豈流
俗之同豔哉其在詩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芹卽繼之曰
在泮飲酒永錫難老生有泮水之樂而太君獲難老之

錫吾得斷章焉以爲太君頌也繼自今太君康彊
生業修名成簪紱以榮之綵衣以奉之吾知太君古稀
之年置酒高會必有名公卿之述作以爲洗爵揚解之
勸以爲里黨之寵光固無事潦倒如予者之贅辭於後
也余浮湛里閭生計日拙菽水之奉左枝右梧今年吾
母齒亦六十長太君僅三十餘日耳拮据焦勞迺無一
日之愉樂爲生執筆不禁面駢羞而汗浹乎背蓋余之
有愧於生多矣

唐北揚六十壽序

往余少時遊鏡山先生之門風晨雨夕懷鉛握槧迴翔

於綠蘋介社之間肩相隨者踵相接也顧獨與唐兄心
齋善心齋頭角嶄然英英自異雄於爲文而拙於應世
厚重簡約不妄交不論諡以熱余旣習心齋因得拜其
尊甫北揚先生乃恍然曰心齋之文視其人而心齋之
人視其父蓋其厚重簡約不妄交不論諡以熱有由來
也先生少有病兄卽棄書走齊楚魯衛間權什一以自
給所至輒以信義見重輿臺馬走靡不頌長者其爲人
廉潔正直磊落而光明有古一行之風今年仲秋月望
先生六十壽辰心齋遣書走使以稱壽之詞來屬予予
惟壽文濫觴於前明而近世滋甚類求當代鉅公之言

其親串聚觀亦率從尾視其履官銜以爲榮究之請者
作者各不相切不復知爲誰某心齋不此之求而辱於
余余一輅材小生落寞無狀之人耳其何足以重先生
心齋倘有察於當代鉅公不足增重惟余小子之言爲
差得其近似將以爲戚黨之洗爵獻辟者告此卽心齋
平素爲人之大略而先生之以古道詔其後人不從可
識哉僕固不能振采摘藻鋪揚盛美然知先生特深不
敢辭癸未秋僕以先君子之故倉黃走粵舊雨零落無
可棲託先生迺招與同舍與同舟歸大庾嶺上雪片如
掌惶恐灘頭石根欲嚙賴以周旋而維持之者八十餘

日此雖予一人之私可不謂有道仁人哉先生天性敦篤復慷慨不羈往來江湖南粵故多佳山水風日清美輒據舷清歌浮白自勞岸上聽者詫爲仙又何必熊經鳥伸友安期訪羨門始得長生哉昔黃公望文徵仲善畫山水年皆八十餘說者謂山水煙雲活潑之機溢於胸中故咸得享大年夫畫且然矧其眞者山之體靜而壽而仁者樂山惟其樂山故仁者多壽先生仁人也厚重不遷得山之意居多其壽正未有艾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請爲先生詠焉余不文姑舉所親炙者質言之以復心齋或者其有當於先生也

覲樓崖略自述其平生之艱苦堂構之貽謀以及律身
接物之經備著於篇鋪揚之詞少而諷喻之旨深夫豈
曰自壽哉亦欲子若孫之聰聽無忘也僕年弱冠時初
識君於吳門孝友惇謹勇於爲義類儒者重然諾倜儻
負奇氣類任俠一室止止心齋沖穆處金閭塵澗中漠
然無所動又類深山有道之士平居暇日絲陶竹寫激
昂奮越動合拍奏雖老伶不及也家有奚童授以清歌
往往傾其座人一時蜚聲樂部中會有以微詞諷之者
遂決然遣去其襟懷爽朗絕無慙懣率如此獨於本原
之地倫紀之修睦嫻任恤之誼一身仔肩孜孜恆若不

及親賢泛愛有太邱北海之風以僕之幹材無似尙能拂拭於未遇之時周恤於千里之外其他不更可想見耶凡此皆古人之所難而君自序之所未及者僕猶得僂指焉以爲羣從告也僕嘗誦宋儒吳泳鶴林氏之言曰今世之士多諱貧而又詆富不知富所以爲爲善之資也洪範曰旣富方穀蓋有旣富之實而後可以彊於善也畢命曰資富能訓蓋有資富之地而後可以迪於善也一鄉之中而有富於一鄉者則一鄉資其仁一國之中而有富於一國者則一國利其義此豈毀簷隈巷敗衣縷褐者之所能爲乎夫鶴林之言是也而今之士

夫往往守楊朱氏之教厚自封殖莫知其他又烏足以
語此若君者其庶幾鶴林氏之所予歟洪範享用五福
壽爲首富次之康寧攸好德又次之畢命於資富能訓
之下申之曰惟以永年然則富而爲善其享年之永不
待明者而後決也洪範畢命之言豈欺我哉此又鶴林
氏未暢之旨僕得引伸之以侑一觴焉

黃小松小影贊

時年五十
癸丑十月

秋簫居士當攬揆之令辰寫雅範以自淑遠寄京城命
爲贊辭辭曰

名未登甲與科而英辭妙墨頡秦張而比肩則魯直之

鴻篇也足未越齊與燕而爬搜殘缺陋歐趙之幾幾則伯思之精研也傾墨審之淋漓埽螺翠於遙天則子久之畫禪也渾清濁於澄清使鄙恡之胥捐則叔度之當年也朗照若月冲抱如淵琳瑯金薤供養雲煙開左司起香之寢放南宮貫月之船祿以逮養而千名以樂志而全人以爲練幹之吏吾以爲翰墨之仙也

秋室學古錄卷二